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五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葛龔

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永初中，舉孝廉，爲太官丞，拜蕩陰令，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入拜黃門郎，有集七卷。

遂初賦

承豢龍之洪族，既高陽之休基。文選陶徵士誄注

攷天文于蘭閣，覽羣言于石渠。御覽一百八十四引此題作反遂初賦

與梁相張府君牋

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文選魏文帝雜詩注

曹褒寢懷鉛筆，行誦文書。文選任昉爲范雲作求立太宰碑表注

開賜龔印衣繡囊細布，皆珍重纖麗。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

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一竝引與

梁柵

書

龔以毛羽之身戴巨山之施未審何與、

薦黃鳳文

君垂日月之末光流萬里之恩、文選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注

薦郝彥文

雪白冰折皦然曜世、文選廣絕交論注

薦藏昱

昱年六十二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爲宗老所分昱將妻子逃舊業入虞澤結茅爲室捃穫野豆拾掇嬴蚌以自振給、御覽八百四十一又九百四十一

讓州辟文

恩墜山岳、文選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注

與張略書 略字季景

役從劉伯宣舍西垂過龔家無飯啖螺蜆 御覽九百四十三

頑闇沈泥 文選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注

答竇章書

見斯衆賢足已忘疾釋愁 □□□□引汝南先賢傳

喪伯父還傳記

烏鳥之情誠竊傷痛 文選李密陳情表注

劉珍

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永初中爲謁者僕射永寧初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末拜宗正永建初轉衛尉有東觀漢記若干卷集二卷

上言鄧太后宜獻廟

竊見永平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務遵經典使公卿博士議時太傅鄧禹奏

宜如松言光烈皇后于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率禮復古垂示萬代袁宏後漢紀十六永初五年

東觀漢紀光武敘

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敵翕然龍舉雲興淋雨而濟天下蕩蕩人無能名焉御覽九十

章帝敘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法湯武所務也密靜天下容于小大高宗之極致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御覽九十一

和帝敘

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謳囿無槃樂遊畋之豫躬履元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

年遠近承風云爾（御覽九十一案此敘官輯東觀記未載）

殤帝敘

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敖然政賴皇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御覽九十一）

虞詡

詡字升卿小字定安（見水經陰溝水注）陳國武平人永初中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出爲朝歌長遷懷令拜武都太守坐法免永建初爲司隸校尉以劾奏宦官繫獄尋拜議郎遷尚書僕射永和初進尚書令

上書自訟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御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後漢虞詡傳）

請復三郡疏

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後漢西羌傳通典一百八十九

薦左雄疏

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

遭危厄，吕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後漢左雄傳，又御覽六百三十引續漢書

上疏諫輸義錢

元年吕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吕上者，匈匈不絕，讁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吕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後漢虞詡傳

上言臺郎宜均選

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吕厭天下之望。後漢虞詡傳

自繫廷尉奏言

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吕聞，無令臣襲

楊震之跡。後漢虞詡傳

奏諫增鹽鐵吏租稅

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袁宏紀此下有叛而伐之必復與士眾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後漢南蠻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八

駁尚書劾盤陽主簿事

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後漢虞詡傳

朱寵

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辟大將軍鄧騭府，遷潁川太守。延光中爲大司農，免，尋爲大鴻臚。永建初，代劉熹爲太尉，錄尚書事，封安鄉侯。

上疏追訟鄧隲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袁宏紀作當享積善履謙之祐，宜蒙謙約之報。）而横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後漢鄧禹附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七，有刪節。）

遺令

吾本寒賤諸生，才非周餘，横受朝恩，位過其任，不能竭身報國，冒責淺重，身沒之後，百僚所賻賵，一無所受，素棺殯斂，疏布單衣，無設紱冕，斂畢，便以所有牛車夜載喪還鄉里，勿告羣僚，以密靜爲務。（袁宏後漢紀十八）

胡廣

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元初中、舉孝廉、試章奏第一、除郎中、拜尚書郎、遷左丞、陽嘉初、爲尚書僕射、出爲濟陰太守、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初、代劉壽爲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桓帝卽位、封育陽安樂鄉侯、病免、尋代袁湯爲司空、元嘉初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永興初、代袁湯爲太尉、免、延熹初、復代黃瓊爲太尉、坐事、奪爵土、免爲庶人、徵拜太中大夫、太常、代許栩爲司徒、靈帝卽位、復故封、代陳蕃爲太傅、錄尚書事、熹平元年卒、年八十二、謚曰文恭、有漢官解詁三卷、集二卷、

上書駁左雄察舉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于前訓、諮之于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

十曰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于日月固于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眾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後漢胡廣傳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廣復與故虔上書駁之

諫探籤立后疏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

選夫岐嶷形于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後漢胡廣傳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

書

建鴻德流清風文選張協詠史詩注

王隆漢官篇解詁敘

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閣無紀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尉平子為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

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閒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爲作解詁各隨其下綴續後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廣前後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續漢百官志一注

百官箴敘

箴諫之興所由尚矣聖君求之于下忠臣納之于上故虞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御覽五百八十八

給事中掌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常侍或名儒或國親御覽二百二十一引胡廣集

侍中箴

皇矣聖上祗君天處勤求俊良是弼是輔匪懈于位庶工以序昔

在周文、創德西鄰、昴閶上帝、賴茲四臣、辛尹是訪、八虞是詢、濟濟多士、文用有勳、文公欽若、越與周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寔爲政首、降及厲王、不祗不恪、暱彼宗夷、用肆其虐、惟敗天命、寇戎並作、圮墜宗緒、寢廟靡託、無曰我賢、不遴至親、無曰我仁、安用嬖人、籍閎飾顏、穢我神武、鄧通擅籠、不終厥後、中書竊命、后弘作禍、高安斷袂、哀用無主、侍中司中、敢告執矩、初學記十二、宋古文苑已爲崔瑗作

邊都尉箴

巍巍上聖、光被八垠、刑惟內外、罔不來賓、季末陵遲、王澤壅隔、戎狄作難、鬼方騷逖、桓桓猛將、是攘是闢、殷周是宣、用顯其績、大漢龍興、念存治平、蕩蕩率土、來同門幷、守撫其民、尉典其戎、伍才並用、文武程功、御覽二百四十一

陵令箴

昔在黃帝葬野衣薪口禮極哀不樹不封瓦棺堲周殷夏攸謂襄
不毀廟貽不害生是謂皇極百王此經故厚不可始皇薄不可王
乃眷西顧爰知孝文陵臣司墓敢告守人 御覽二百二十九 案此篇有衍訛

印衣銘

明明上皇旌已命服紆朱懷金爲光爲飾遐極其澤撫盈四國宣
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常厥心膺茲多福登位歷壽子孫千億 初學記二十六

綬笥銘

休矣斯笥凡器爲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綬帝命所啟用褒令德佩
已自修所已自敕忠肅恭懿鮮不爲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 初學記二十六

徵士法高卿碑

言滿天下發成篇章行充宇宙動爲儀表四海英儁嚴義君子企

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翩然鳳舉匿耀遠遯名不可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覩爲堯舜所知不欲洗耳之水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已撥君分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邈玄德膺懿資弘聖典研道機彪童蒙作世師辭皇命確不移亞洪崖超由夷垂英聲揚景暉 藝文類聚三十七

弔夷齊文

遭亡辛之昏虐時繽紛以穢藏恥降志于汙君溷雷同于榮勢抗浮雲之妙志遂蟬蛻以偕逝徽六軍于河渚叩王馬而慮計雖忠情而指尤匪天命之所謂賴尙父之戒愼鎮左右而不害 藝文類聚三十七

援翰錄弔以舒懷兮 文選向秀思舊賦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五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逸

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除校書郎順帝時進侍中有楚辭章句十二卷集二卷

機婦賦

舟車棟寓纔工也杵臼碓磑直巧也盤杅緅鈃小用也至于織機功用大矣素樸醇一野處穴藏上自太始下訖羲皇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仰覽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于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結靈根于盤石託九層于巖㝡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剴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群萃而陸梁于是乃命匠人潛江奇驥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廻轉剞像乾形大匡淡泊擬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

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員綺錯極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兎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游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起纖緻俱垂宛若星圖屈伸推移一往一來匪勞匪疲于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佩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攬床椎動搖多容俯仰生姿藝文類聚六十五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御覽八百二十五

荔支賦

大哉聖皇處乎中州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黃甘之華橘初學記二十西旅獻崑山之蒲桃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七十二北燕薦朔濱之巨栗藝文類聚八十七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六十四魏王送西山之杏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六十八宛中朱柿御覽九百七十一房陵縹李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御覽九百六十八酒泉白柰文選

蜀都賦注

乃槪荔支之樹，其形也，暧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彗，湛若大廈之容，鬱如峻嶽之勢，修條紛紛，錯綠葉臻臻。文選蜀都賦注作蓁蓁 角亢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文選蜀都賦注作繁生 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如繁星之著天，皮似丹罽，膚若明璫，潤侔和璧，奇喻五瑞，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丹液，心受芳氣，兼五滋而無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絕類而無儔，超衆果而獨貴。藝文類聚八十七 御覽九百七十一

宛洛少年，邯鄲遊士。文選曹植名都篇注淑效曹植白馬篇注 表裏不及解。文選赭白馬賦注

飛匡上下，電往景還。文選江賦注

九思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南陽人，博雅多覽，讀楚辭而傷愍屈原，故爲之作解，又以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爲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

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志則皆列于譜錄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說故聊敘訓誼焉辭曰

悲兮愁哀兮憂天生我兮當闇時被諑譖兮虛獲尤心煩憒兮意無聊嚴載駕兮出戲遊周八極兮歷九州求軒轅兮索重華世既卓兮遠眇眇握佩玖兮中路躇羨咎繇兮建典謨懿風后兮受瑞圖愍余命兮遭六極委玉質兮于泥塗遽傽遑兮驅林澤步屛營兮行丘阿車軏折兮馬虺頹惷悵立兮涕滂沱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傅舉兮殷周興忌嚭專兮郢吳虛仰長歎兮氣餲結悒殟絕兮咶復蘇虎兕爭兮于廷中豺狼鬬兮我之隅雲霧會兮日冥晦飄風起兮揚塵埃走鬯罔兮乍東西欲竄伏兮其焉如念靈閨兮隩重深願竭節兮隔無由望舊邦兮路逶隨憂心悄兮志勤劬魂煢煢兮不遑寐目眽眽兮寤終朝

逢尤

令尹兮謷謷羣司兮譨譨哀哉兮淈淈上下兮同流菽藟兮蔓衍芳蘺兮挫枯朱紫兮雜亂曾莫兮別諸倚此兮巖穴永思兮窈悠嗟懷兮眩惑用志兮不昭將喪兮玉斗遺失兮鈕樞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進惡兮九旬復顧兮彭務擬斯兮二蹤未知兮所投謠吟兮中壄上察兮璇璣大火兮西睨攝提兮運低雷霆兮硠磕雹霰兮霏霏奔電兮光晃涼風兮愴悽鳥獸兮驚駭相從兮宿棲鴛鴦兮噰噰狐狸兮微微哀吾兮介特獨處兮罔依螻蛄兮鳴東蟊蠽兮號西蛓緣兮我裳蠋入兮我懷蟲豸兮夾余惆悵兮自悲佇立兮忉怛心結縎兮折摧

怨上

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嗟此國兮無良媒女詘兮謰謱鴳雀列兮譁讙鴝鵒鳴兮聒余抱昭華兮寶璋欲衒鬻兮莫取言旋

邁兮北徂，叫我友兮配耦，日陰曀兮未光，闃睄窕兮靡睹，紛載驅
兮高馳，將諮詢兮皇羲，遵河皋兮周流，路變易兮時乖，濿滄海兮
東遊，沐盥浴兮天池，訪太昊兮道要，云靡貴兮仁義，志欣樂兮反
征，就周文兮邠岐，秉玉英兮結誓，日欲暮兮心悲，惟天祿兮不再
背我信兮自違，踰隴堆兮渡漠，過桂車兮合黎，赴崑山兮馽騄，從
邛遨兮棲遲，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飢，居嵺廓兮尠疇，遠梁
昌兮幾迷，望江漢兮濩渃，心緊絭兮傷懷，時昢昢兮且旦，塵莫莫
兮未晞，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疾世

哀世兮睩睩，諓諓兮嗌喔，衆多兮阿媚，骫靡兮成俗，貪枉兮黨比，
貞良兮煢獨，鵠竄兮枳棘，鵜集兮帷幄，蘮蕠兮青葱，槀本兮萎落，
覩斯兮偽惑，心為兮隔錯，逡巡兮圃藪，率彼兮畛陌，川谷兮淵淵，
山峊兮峉峉，叢林兮崟崟，株榛兮岳岳，霜雪兮漼溰，冰凍兮洛澤，

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庇廕兮枯樹，匍匐兮巖石。踡跼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年齒盡兮命迫促，魁壘擠摧兮常困辱。含憂強老兮愁不樂，鬚髮薴顇兮顠鬢白。思靈澤兮一膏沐，懷蘭英兮把瓊若。待天明兮立躑躅，雲蒙蒙兮電儵爍。孤雌驚兮鳴呴呴，思怫鬱兮肝切剝，忿悁悒兮孰訴告。

憫上

悼屈子兮遭厄，沈玉躬兮湘汨。何楚國兮難化，迄于今兮不易。士莫志兮羔裘，競佞諛兮讒閱。指正義兮為曲，訿玉璧兮為石。殪鵰遊兮華屋，鵕鸃棲兮柴蔟。起奮迅兮奔走，違羣小兮謑訽。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所處。躡天衢兮長驅，踵九陽兮戲蕩。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兮河鼓。雲霓紛兮晻翳，參辰回兮顛倒。逢流星兮問路，顧我指兮從左。俓娵觜兮直馳，御者迷兮失軌。遂踢達兮邪造，與日月兮殊道。志閼絕兮安如，哀所求兮不耦。攀天階兮下視，見

鄢郢兮舊宇意逍遙兮欲歸眾穢盛兮杳杳思哽饐兮詰詘涕流瀾兮如雨

遭厄

嗟嗟兮悲夫殽亂兮紛挐茅絲兮同綜冠屨兮共絇督萬兮侍宴周邵兮負芻白龍兮見䠶靈龜兮執拘仲尼兮困厄鄒衍兮幽囚伊余兮念茲奔遁兮隱居將升兮高山上有兮猴猿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鵙右睹兮呼梟惶悸兮失氣踊躍兮距跳便旋兮中原仰天兮增歎菅蒯兮壄莽雚葦兮仟眠鹿蹊兮躖躖貒貉兮蟫蟫鸇鷂兮軒軒鶉鵪兮甄甄哀我兮寡獨靡有兮齊倫意欲兮沈吟迫日兮黃昏玄鶴兮高飛曾逝兮青冥鶬鶊兮喈喈山鵲兮嚶嚶鴻鸕兮振翅歸雁兮于征吾志兮覺悟懷我兮聖京垂屣兮將起跓竢兮碩明

悼亂

惟昊天兮昭靈。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龢煖。百草萌兮華榮。菫荼茂兮扶疏。蘅芷彫兮瑩嫇。愍貞良兮遇害。將大折兮碎糜。時混混兮澆饡。哀當世兮莫知。覽往昔兮俊彥。亦詘辱兮係纍。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遭桓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且從容兮自慰。玩琴書兮遊戲。迫中國兮迮陿。吾欲之兮九夷。超五嶺兮嵯峨。觀浮石兮崔嵬。陟丹山兮炎野。屯余車兮黃支。就祝融兮稽疑。嘉已行兮無爲。乃回朅兮北逝。遇神孈兮宴娭。欲靜居兮自娛。心愁慼兮不能。放余轡兮策駟。忽飆騰兮浮雲。蹠飛杭兮越海。從安期兮蓬萊。緣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臺。使素女兮鼓簧。乘戈龢兮謳謠。聲噭誂兮清和。音晏衍兮要婬。咸欣欣兮酣樂。余眷眷兮獨悲。顧章華兮太息。志戀戀兮依依。

傷時

旻天兮清涼。玄氣兮高朗。北風兮潦洌。草木兮蒼唐。蛜蛺兮噍噍。

蝍蛆兮穰穰歲忽忽兮惟暮余感時兮悽愴傷俗兮泥濁曚蔽兮不章寶彼兮沙礫損此兮夜光椒瑛兮涅汙菓耳兮充房攝衣兮緩帶操我兮墨陽昇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下堂兮見蠆出門兮觸蠭巷有兮蚰蜒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賊心爲兮切傷俛念兮子胥仰憐兮比干投劒兮脫冕龍屈兮蜿蟤潛藏兮山澤匍匐兮叢攢窺見兮溪澗流水兮沄沄黿鼉兮欣欣鱣鮎兮延延羣行兮上下騈羅兮列陳自恨兮無友特處兮煢煢冬夜兮陶陶雨雪兮冥冥神光兮熲熲鬼火兮熒熒修德兮困控愁不聊兮遑生憂紆兮鬱鬱惡所兮寫情

哀歲

陟玉巒兮逍遙覽高岡兮嶢嶢桂樹列兮紛敷吐紫華兮布條實孔鸞兮所居今其集兮惟鴞烏鵲驚兮啞啞余顧瞻兮怊怊彼日月兮闇昧障覆天兮祲氛伊我后兮不聰焉陳誠兮効忠攄羽翮

兮超俗遊陶遨兮養神乘六蛟兮蜿蟬遂馳騁兮陞雲揚彗光兮爲旗秉電策兮爲鞭朝晨發兮鄢郢食時至兮增泉繞曲阿兮北次造我車兮南端謁玄黃兮納贄崇忠貞兮彌堅歷九宮兮徧觀睹祕藏兮寶珍就傅說兮騎龍與織女兮合婚舉天罼兮掩邪彀天弧兮射姦隨眞人兮翺翔食元氣兮長存望太微兮穆穆睨三階兮炳分相輔政兮成化建烈業兮垂勳目瞥瞥兮西沒道遐迥兮阻歎志稿積兮未通悵敞罔兮自憐

守志

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斥蜥蜴兮進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兮未爲雙（楚辭）

楚辭章句敘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羣定經術删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

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于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吕所知著造傳記或吕述古或吕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吕諷諫下吕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吕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吕相教傳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吕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吕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吕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吕忠正爲高吕伏節爲賢故有危言吕存國殺身吕成仁是吕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吕迷國詳愚而不言顛則

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㠯順上逡巡㠯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于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于斯為切然仲尼論之㠯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㠯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㠯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㠯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㠯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㠯御天也就重

華而微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離騷經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于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忠心愁思。獨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

反于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九歌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以其文意

何當作呵

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天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既有口解（一作詞一作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晳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

經傳、已相發明、爲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九章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已相傳焉、

遠遊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已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卜居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筞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漁父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閒憂愁歎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荅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九辯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敶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

諫懷王明已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于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爲楚詞亦采其九以立義焉

招魂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大招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諷諫達已之志也

惜誓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爲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而無終也。

招隱士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七諫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慇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哀時命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遊于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闇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九懷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汙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九歎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已上十八篇並楚辭

折武論

苞含六蓺游覽百家用道德爲弓弩□仁義爲鎧甲書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五十七終

烏程嚴

王延壽

延壽字文考一字子山逸子度湘江溺死

魯靈光殿賦 并序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㠯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㠯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于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㠯賦顯事㠯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

天衢㠯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㠯創業協神道而大寍于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珪㠯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于少陽昭列顯于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嶵嵬峞巍嶼嵲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乎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山峙㠯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坱圠㠯嶒竑崱繒綾而龍鱗汨磑磑㠯璀璨赫燡燡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㠯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于是乎乃歷夫太階㠯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爲乎澔澔涆涆流離爛漫皓壁暠曜㠯月照丹柱歙赩而電烻霞駮雲蔚若陰若陽瀖濩燐亂煒煒煌煌隱陰夏㠯中處霐寥窲㠯崢嶸鴻爌炾㠯爣閬飋蕭條而清泠動滴瀝㠯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㠯失聽目矎矎而喪精駢

窗石與珉玗。齊玉璫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晻曖。旋室㛹娟㠯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踟蹰㠯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祕。屹鏗瞑㠯勿罔。屑黶翳㠯懿濞。魂悚悚其驚斯。心猥猥而發悸。于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倔佹雲起。嶔崟離摟。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岧嵽㠯星懸。漂嶢峴而枝拄。飛梁偃蹇㠯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櫨磥垝㠯岌峩。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栭欑羅㠯戢舂。枝牚杈枒而斜據。傍夭蟜㠯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岪蔚㠯璀錯。上崎嶬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窋咤垂珠。雲楶藻梲。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挐㠯梁倚。仡奮舋而軒鬐。虯龍騰驤㠯蜿蟺。頷若動而躨跜。朱鳥舒翼㠯峙衡。騰蛇蟉虯而遶榱。白鹿孑蜺于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跧伏于柎側。猨狖

攀椽而相追玄熊舑舕㠯斷齗卻負載而蹲跠齊首目㠯瞪眄徒脈脈而狋狋胡人遥集于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𤟤㠯鵰䀛𩕳顤顟而睽睢狀若悲愁于危處憯嚬蹙而含悴神仙岳岳于棟閒玉女闚窗而下視忽瞟眇㠯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㠯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婬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㠯誡世善㠯示後于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途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誰

能剏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兮承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熅玄醴騰涌于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儵于南北蘭芝阿那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

亂曰彤彤靈宮巋嵬穹崇紛厖鴻兮崱屴嵫釐岑崟崛嶷駢巃嵸兮連拳偃蹇崘菌踡嵼傍欹傾兮歇欻幽藹雲覆霮䨴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礧碨瑰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文選

夢賦

余夜寢息乃有非恆之夢其爲夢也悉覩鬼神之變怪則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申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于是夢中驚怒腷臆紛紜曰吾含

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乃揮手振拳雷發電紓斮遊光斬猛猪批狒毅斫魅虛捎魍魎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顱撲苕蕘抶夔魖搏睍睆蹴睢盱爾乃三三四四相隨踉蹡而歷僻礚礚磕磕精氣充布輷輷繆繆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歇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聊嘈而外飢忽屈伸而覺寤亂曰齊桓夢物而亦以霸兮武丁夜感而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克百兮晉文盬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爲神將兮轉禍爲福永無恙兮藝文類聚七十九

王孫賦

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屈奇道玄微以密妙信無物而弗爲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睢崖瞯五流反吕眏平眏反衂瞡瞜張睫吕𥉷平悅反膣平迷反窔烏叫反高匡

而曲頰、暇假瞑平久反歷而隙離、𩕄𩖇許解反許候反㠯𪙵吸𪙵、許夾反
耳聿役㠯嘀知、口嗛呼忝反胕㠯齡川咸反齺、鄒脣皺制侯反嚼㸚㠯嚴
尼卑反𪙁研卑反齒崖崖㠯齴齴、嚌咋柴柴而啮而葉反呪、儲糧食于
兩頰、稍委輸于胃脾、踡菟蹲而狗踞、聲歷鹿而喔咿、或嗝古厄反嗝
而㘎㘎、又嘀嗅火歷反其若喑、姿儚俙呼店反而揔攬、音貢谿肝鬩㠯頊
𪍿眙、苦晼苑腰子公反而暖覓𥇍、錫眡惋瞧而充反愞而踧跿、背生深
山之茂林、處嶄巖之嶔崎、性𤢿猜之獖音煩疾、態峯出而橫施、緣百
仞之高木、攀窈裊之長枝、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溪、尋柯條
㠯宛轉、或捉腐而登危、若將頹而復著、紛絀絀㠯陸離、或羣跳上弔
反而電透、或瓜懸而瓠垂、上觸手而𢪛攫、下對足而登跂、至攀攬
㠯狂捷、覆綣臂而電走、時遼落㠯蕭索、乍睥睨㠯容與、或蹂趹決
㠯踆遊、又咨嗽而攢聚、扶嶔崟㠯攇陳椽反叔緣躡危臬而騰舞、忽
踊逸而輕迅、羌難得而觀縷、同甘苦于人類、好餔糟而啜醨、乃設

酒于其側，竟爭飲而蹣（火緣反）馳頊（火蜀反）陋酌（火侯反）以迷醉矇眠睡而無知，暫挐攥（子公反）以綟（火結反）纈遂纓絡以縻羈歸鎖繫于庭廡，觀者吸呷而忘疲。（藝文類聚九十五，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十）

桐柏淮源廟碑（延熹六年正月）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闕）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于大復，潛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愬，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郡守奉祀，齋絜沈祭，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祏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飭治華蓋，高大殿宇，（闕）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嵩峻，祗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沈，為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

芬。黎庶賴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泫泫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强。仁而能武。字缺二晝夜。明哲所取。寔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躬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殖。望君輿駕。扶老攜息。慕君塵軌。哀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于萬億。春侍祠官屬五官掾章陵劉訢。功曹史安衆劉瑗。主簿蔡陽樂茂。戶曹史宛任巽。秋五官掾新□梁懿。功曹史酈周謙。主簿安衆鄧嶷。主記史宛趙旻。戶曹史宛謝綜。隸釋二。案古文苑以此碑爲王延壽撰

翟酺

酺字子超。廣漢雒人。初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召試對政事第一。拜尚書。延光中出爲酒泉太守。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

大夫遷將作大匠、

上安帝疏諫寵外戚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疏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已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于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

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于露臺飾帷帳于皁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㠯失之鑒觀興王所㠯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後漢翟酺傳

一當作五

又上事

孝文帝連上書囊以爲帳惡聞紈素之聲也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二引益部耆舊傳又見御覽六百九十九 案前疏言文帝飾帷帳于阜囊疑即此

上奏陳圖書之意

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厤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侈宣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後漢翟酺傳注引益部耆舊傳

上言宜脩繕太學

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于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憙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脩繕誘進後學後漢翟酺傳

張俊

俊蜀郡人，元初中，爲尚書郎。

假名上鄧太后書謝減死

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臣狀貌，傷臣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後漢袁安傳。又見藝文類聚五十四。

杜喬

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永寧初，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遷南郡太守，順帝時，轉東海相，入爲侍中，漢安中，拜太子太傅，累遷大

司農大鴻臚光祿勳建和初代胡廣爲太尉以忤梁冀死獄中

上書諫封梁冀子弟及中常侍等

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詳其理也昔桀紂之時非無先王之書折中之臣然下愚難移卒以亡國已然之驗也陛下越從藩王龍飛即位應天順人萬夫傾望不急忠賢之賞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讒諛興大將軍梁冀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橫見式敘各受封爵天下惆悵人神共憤非所爲賞必當功罰必有罪也（後漢傳作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而不賞則爲善失其望姦回而不詰則爲惡肆其凶（袁宏紀作遂其性）故陳斧鉞而民不畏刑班爵位而人不樂善苟遂斯道非徒傷治殄民爲亂而已至于喪身滅國可不慎哉

袁宏後漢紀二十一大將軍商曰云云又略見後漢書商傳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商上書諫

岑宏

宏建光初爲尚書侍郎。

欒成王萇罪議

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侯世子生，爲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所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萇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導，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蠢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譴訶爲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袁宏後漢紀十六

施延

延字君子，蘄縣人。陳忠傳作沛國人。建光初徵有道高第，拜侍中。陽嘉中爲大鴻臚，代龐參爲太尉，免，卒年七十六。

用甲寅元議

失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昏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于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續漢律厤志中延光二年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

祝諷祝或作祓

諷建光中爲尚書令

奏駁陳忠言屯役者得歸葬送

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後漢陳忠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奏以爲　案孟布孟希疑止一人轉寫歧出耳

孟希

希建光中爲尚書

奏駁賀堪言太官宜兩梁冠

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續漢輿服志下注補引荀綽晉百官表注建光中尚書陳忠以爲令史賀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尚書孟希奏

祉

祉史不著其姓延光初爲河南尹

仍用四分厤議

卽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爲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厤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厤改憲之文四分厤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續漢律厤志中延光二年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弘等四十人議

張璫

璫延光初爲敦煌太守

上書陳西域三策

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今北虜呼衍王等展轉蒲類秦海左右

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士義從合三千五百人後漢西域傳作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已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部供其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亦不能則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袁宏後漢紀十七延光二年又見後漢西域傳少篇首三十六字

馮緄

緄字皇卿傳作鴻卿令從碑巴郡宕渠人延光初爲郎還仕郡歷諸曹史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順帝時舉孝廉除郎中歷蜀郡廣都長犍爲武陽合廣漢別駕治中從事辟司空府侍御史中丞督徐揚二州坐法復辟司徒府歷廷尉左監正治書侍御史廣漢屬國都尉隴西太守病去微議郎歷治書侍御史尚書丞東太守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遷廷尉太常延熹中拜車騎將軍

兒、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復爲廷尉、兒後爲屯騎校尉、復拜廷尉兒、永康元年卒、謚曰桓。

請監軍疏

夫勢得容姦、伯夷可疑、不得容姦、盜跖可信、樂羊伐中山、反而語功、文侯示以謗書一篋、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袁宏後漢紀二十二、又見後漢馮緄傳

轉河南尹上言

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後漢馮緄傳 案碑以此爲最後爲廷尉時所奏、與本傳異

堂谿協

協字季度、潁川鄢陵人、延光初爲郡主簿、後舉孝廉、遷西鄂長

嵩高山開母廟石闕銘

口口潁川郡陽城縣、開母廟興治神道闕、時太守杜陵朱寵、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修、長西河圜陽馮

賓丞漢陽冀祕俊廷掾趙穆戸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佐左福

□□□□鮑防百川柏鮌稱遂□□其原洪泉浩浩下民震驚禹

□□功疏河寫玄九山甄旅□□綵文雯納塗山辛癸之間三過

匪入寔勤斯民同心濟溢皆建三正杞繒派替又遭亂秦聖漢禋

享于茲馮神㒟彼飛雉□□其庭貞祥符瑞靈支挺生出□□化

陰陽䏁清興雲降雨□□□盜守一不歇比性乾坤福祿來仮相

宥我君千秋萬祀子子孫孫表碣銘功昭眡後昆□□□□延光

二年

重日□□□而作解惠洋溢而溥優□□□□□□□政則文燿已消

檐□□□□□雖皇極正而降休□□□□□□頖芬滋楙于圃疇

□□□□蘭木連理于芊條□□□□□盛昨日新而累熹□

□□而慕化咸來王而會朝□□□□清靜九域述其脩治□□

□□祈福祀聖母虖山隅神來享而飴格釐我后以萬祺于胥樂

而閟極永歷載而保之碑舊拓本

堂谿典

典字伯幷協子熹平中爲侍中五官中郎將案後漢蔡邕傳注引先賢行狀典字子度潁川人爲西鄂長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典字季度皆誤涉其父協事已季爲子又轉寫之誤當據石刻爲正

開母廟石闕叙

漢侍中五官中郎將堂谿典伯幷熹平四年來請雨嵩高廟案後漢靈紀熹平五年四月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注引東觀記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蓋誤以四年繫于五年也當據石刻爲正典大君諱協字季度自爲郡主簿作闕銘文後舉孝廉西鄂長早終叙曰

于惟我君明允廣淵學兼游夏德配臧文歿而不朽實有立言其言惟何下缺　碑舊拓本又略見趙明誠金石錄　案此刻于開母銘下方南向知所言作闕銘文者必開母銘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陽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五十八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左雄

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安帝時舉孝廉遷冀州刺史永建初徵拜議郎進尚書再遷尚書令陽嘉中爲司隸校尉坐法免後復爲尚書

上封事諫封山陽君及襄邑侯

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于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之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㠯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㠯求天意㠯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 後漢左雄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八

復諫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㠯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㠯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于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㠯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㠯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㠯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㠯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于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于心恐懼之言未絕于口乞如前議歲㠯千萬給奉阿

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後漢左雄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九

復上疏諫

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後漢左雄傳

上疏陳事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昔三代垂統此句從袁宏紀補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

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弊，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于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袁宏紀作使萬民不擾也降及宣帝，興于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攷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敎化。其有政理者，袁宏紀作民知不久則詐以求過故二千石有治能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于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茲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辨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禍，成于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

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于亭傳
責成于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
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㠯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
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
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
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
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于匹豎叛命避負
非所㠯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㠯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
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
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
郡㠯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

左雄

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後漢左雄傳 又袁宏後漢紀十八與此小異

上疏言寇賊

寇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 後漢左雄傳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云云書奏不省

上言察舉孝廉

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以施化招災致禍爲害不細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四十強而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試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 袁宏後漢紀十八 又見後漢左雄傳

上言諫搥撲九卿

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袁宏後漢紀十八又後漢左雄傳作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

周舉

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延光末辟司徒李郃府，順帝時舉茂才，爲平丘令，遷并州刺史，轉冀州刺史，陽嘉中徵拜尚書，遷司隸校尉，永和中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拜諫議大夫，後爲侍中，守光祿大夫，遷河南太守，徵爲大鴻臚，梁后臨朝，遷光祿勳，建和初拜光祿大夫。

對策問旱災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

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于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己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卻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

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㠯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後漢周舉傳陽嘉三年徵拜尚書是時河南三輔大旱帝下詔策問舉對

又對問得失

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後漢周舉傳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㠯得失舉等並對

又獨對

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㠯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後漢周舉傳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其後㠯事免司徒劉崎

對詔問加謚北鄉侯

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㠯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

秋王子猛不書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後漢周舉傳

北鄉本非正統奸臣所擅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昔周公有請命之功太平之勳故薨之日天動威以彰其德故成王以王者禮葬之以應天命北鄉侯無他功德恐非所以應天消災北鄉本侯也已加王禮于禮已崇不宜追加尊謚通典八十多出本傳四語

對詔問變眚

陛下初即位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于前朝多寵幸祿不原德府藏空匱有瓦解之心觀天察人方古準今誠可危懼書曰僭恆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治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彊豪大姦以時擒討袁宏後漢紀十九漢安元年又見後漢周舉傳少二語

爲司徒朱倀創草變異表

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于東井辟金光雖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臣切怪之誠藏懼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愼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斑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覽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

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淸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衞之身申敕屢省務知戒愼曰退未萌曰此無禍謹俯飭自力手書密上 風俗通五

殤帝順帝昭穆議

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于閔公上孔子譏之經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而下之孔子是之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于親爲父順帝在後于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 袁宏後漢紀十九 又後漢周舉傳

移書介子推廟

春中去火寒食一月老小不堪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今則三日而已 口口口口口口引汝南先賢傳舉遷幷州刺史俗有龍忌之禁移書子推廟曰宜示愚民

劉光

光安帝末爲尚書令順帝初拜太常永建二年代朱寵爲太尉錄尚書事

奏請條案禮儀

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搆遂令陛下龍潛蕃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祚奉遵鴻緒爲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後漢順紀帝即位近臣尚書以下從輦到南宮登雲臺召百官尚書令劉光等奏制曰可

樊長孫

長孫安帝時人爵里未詳

與越騎校尉劉千秋書

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閣無紀錄

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臣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續漢百官志一注引胡廣注漢官篇

吳蒼

蒼汝南人

遺矯仲彥書 矯慎字仲彥

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後漢矯慎傳又見高士傳下

上計

訢字季蒼扶風人

辭郡守召

明府欲臣訢邪友訢邪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于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于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御覽五百八引皇甫謐高士傳

郡守召始見云云似非書記以載亦隨錄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五十九終